(上接第七版)
【嘉靖幕内声:“共同完成……”
徐 阶 然后呈交陛下,由陛下下来决断。此所谓“以威福还主上”也。
【嘉靖幕内声:“以‘威福还主上’,由我来决断……(多疑地)你们倒是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。万一朕要犯错呢?”
徐 阶 (微微一笑)主上的旨意得当,辅臣的辅就体现在执行;皇帝的旨意不当,辅臣的辅就是谏谏。这就是“以政务还诸司”。

【嘉靖幕内声:“你在这儿等着我。”
徐 阶 陛下!干政太多,则要百官何用,要六部百司何用!要他们,不就是为圣上分劳的吗?
【嘉靖幕内声:“可我怎么才能知道,他们是不是尽心尽职,是不是又像严嵩一样,貌忠实奸的呢?”
徐 阶 微臣早就想到了,“以用舍刑赏还公论”,他们的表现,自有言官加以评判和议论,陛下只要兼听,鼓励广开言路,鼓励他们直谏,不要因言降罪,哪怕他们……他们说了不合适的话。

【海瑞幕内声:“卑职有奏,要面呈陛下!”
【太监幕内声:“陛下正与徐少师议事呢。”
【海瑞幕内声:“若公公不替海瑞代票,瑞将跪死在此地。
【嘉靖幕内声:“外面何人喧哗?”
【太监幕内声:“启禀陛下。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海瑞有疏启奏陛下!”
【嘉靖幕内声:“海瑞?”
徐 阶 陛下……
【嘉靖幕内声:“徐卿不必多说。朕知道你爱说什么,刚刚不是说要鼓励广开言路、不要因言降罪吗?算海瑞运气好,朕今天就拿他做个榜样。叫那些言官都看看,朕有纳谏的气量!”

徐 阶 陛下!微臣的意思是说,那海瑞禀性刚直,言语偏激,若有言语不当之处,还请陛下——
【徐阶还在磕头解释,嘉靖已经勃然大怒。
【嘉靖幕内声:“(念)‘逆者严嵩罢相,世蕃被削,一时差快人意。然嵩罢之后,犹嵩未相之前而已,世非甚清明也,不及汉文帝甚’,还说‘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’,天下人都不满意朕!气死朕了、气死朕了!他在哪儿?快拿来打死!”
【太监幕内声:“回禀陛下,此人就在外面。”
【嘉靖幕内声:“快去看着他,别让他跑了!”

【太监幕内声:“是。”
【嘉靖幕内声:“朕该做的都做了,陪朕修醮的真人杀的杀、撵的撵,严嵩罢相、严世藩弃市,举国都在称赞朕,唯独这个海瑞,上《治安疏》说我“君道不正”,说我不见妻子不是个好丈夫,不见儿子不是个好父亲,不见臣子不是个好君主……简直恶毒之至!”
徐 阶 陛下息怒!
【嘉靖幕内声:“徐卿,此等无君无父、谩骂朕的恶臣如何定罪?”
徐 阶 (拭汗)这……
【嘉靖幕内声:“别跟朕提言者无罪、从谏如流!”

徐 阶 此人……此人论律当斩。
【嘉靖幕内声:“斩?依何律条?”
徐 阶 子骂父律。
【嘉靖幕内声:“子骂父?”
徐 阶 臣子以主上为天、为父,他骂圣上,有如儿子辱骂父亲。
【嘉靖幕内声:“(笑)朕可不要这样的儿子。徐爱卿,我以为你会偏袒他。以前朕要降罪言官,你都是劝朕宽恕的嘛。”
徐 阶 (拭汗)臣以君为天,岂敢护小臣而伤主上之心。况且,听闻此人已经准备好死了,棺材都抬来了。
【嘉靖幕内声:“他抬棺材来了?”
徐 阶 (有意地)看来,他是知道这篇疏,会使得陛下龙颜大怒。
【嘉靖幕内声:“他想做比干,可我还不想做桀纣!”

徐 阶 陛下圣明!
【嘉靖幕内声:“他直言敢谏,可他这疏为何不早上?上在朕犯错之先?我要黜了严嵩,斩了严世蕃,他仍要怪罪我,难道朕杀错了?或者,他只是想要歌谏的名声?”
徐 阶 陛下圣明!陛下圣明!圣上,这海瑞是个一味刚直,不知变通的腐儒。陛下无需理他。正如陛下所说,留下他的命,给天下的言官——
【嘉靖幕内声:“徐卿忠心耿耿,朕甚为感动。只是,这朝廷之上,不是尽如徐卿的人。他们会抓住我的过错不放的,这样才能成就他们直言敢谏的名声。我的过错,白纸黑字都在上面写着,我怎么做都擦不掉了。要是我不听他们的劝告,他们还会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拿出来的。”
徐 阶 陛下……
【嘉靖幕内声:“人世是短暂的,明君的希望也是虚妄的。只有修真成仙,才是永恒的。”
徐 阶 陛下难道又要重新修真?
【嘉靖幕内声:“我从前不够虔诚,一面修真,一面还惦记着政务。去,不能这样,我要全

心全意。我要传位给太子,给你们一个新皇帝。”
徐 阶 恳请陛下收回成命!
【嘉靖幕内声:“我们谁也不碍难的事。你们得到一个清清白白、无可指摘的皇帝,我也专心修真。海瑞也不必再来骂我。”
徐 阶 (急切)海瑞的话,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是丧心之语,陛下切莫与之计较!
【嘉靖幕内声:“别再动朕了,那个海瑞——”

徐 阶 愿陛下效仿古之仁君,千金买马骨,只为广开言路,鼓励臣子讲话罢了!
【嘉靖幕内声:“朕给徐爱卿个面子。”
徐 阶 陛下圣明!
【嘉靖幕内声:“不过,一点也不治罪,那也太便宜了他!他说我‘陛下之过多矣’,朕的过错多了,再多一件也无妨!”
徐 阶 陛下……
【嘉靖幕内声:“把他关起来,打入死牢。”
徐 阶 陛下……
【嘉靖幕内声:“朕也要给这些爱唠叨的臣子看看,朕不好恶弄!徐爱卿不要再多说了,朕累了!”

5
【严嵩和徐阶对峙。
严 嵩 (幸灾乐祸地)我一直想知道,你当初救海瑞,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?
徐 阶 不过是不想让先帝再开杀戒,寒了臣子的心。
严 嵩 不,你就是想拉拢他。
徐 阶 (好笑)拉拢他?
严 嵩 他的人缘是不好,越是这样的人,你一对他好,就会对你死心踏地、肝脑涂地。你就是看准了他这一点。
徐 阶 别把人想得跟你一样。
严 嵩 别不承认。不过你失误了,你不该揭人家的短。
徐 阶 短?
严 嵩 他在去江西兴国将老母接到京师,兴奋的给你写了一封信。
徐 阶 收到信的时候,我正在做一件很头疼的事情……

【出现60岁的徐阶和40岁的张居正。
张居正 这遗诏一事,仆以为,老师独拟不妥。
徐 阶 何故?
张居正 自您担任内阁首辅以来,已将独立票拟改成共同票拟,像遗诏这样的大事,由您独立票拟,仆怕引发高拱大人、郭朴大人的不满。
徐 阶 他们?
张居正 老师一生谨慎。此时为何……
徐 阶 老夫要借先帝之口,在这遗诏中做几件大事。
张居正 愿闻其详。
徐 阶 废除大兴土木,这是一件。废除“求珠室、营织作”也是一件。
张居正 这都是有利民生的大事。两位大人应该没有异议。

徐 阶 还有,还有因追封先帝之父的大礼仪、因李福达而起的大狱,两起政治案中被罢官、极刑、流放的官员,也打算借遗诏一一复官,为因纳谏而受冤的臣子平反昭雪。
张居正 啊?此两案中,颇有些与高拱素有嫌隙的官员,恐怕他会从中作梗。
徐 阶 还有,先帝的斋醮也是一件,一切都用遗诏的名义停止。
张居正 万万不可!这是引火烧身啊!
徐 阶 必须如此。名不正则言不顺,民生的安定也是暂时的。只有从根上溯源,明确主上也会犯错,是人而不是神,言官无罪,才能重振朝纲,永葆民生。再说,先帝生前,自己也说求仙虚妄。

张居正 但先帝已去,没有人能为先生辩白,说这是先帝的意思。否定先帝,无异于在颈项之上悬把钢刀。
徐 阶 所以,你说的高、郭二位大人,他们有这个胆,有这个担当吗?
【张居正不语。
徐 阶 讨论来讨论去,那些利在当下、功在千秋,让整个朝代焕然一新的内容还是要删掉,剩下的是四平八稳、无关痛痒的歌功颂德之词,那于天下有何用处?
张居正 万一、万一他们以此攻击,老师何以自处?
徐 阶 (略一沉吟)随它去了。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,许知己,惟鞠躬尽瘁、粉身碎骨而已,他复何言。
张居正 仆愿随老师粉身碎骨!老师来口述,我来执笔。
徐 阶 不可。
张居正 是学生才识不够?
徐 阶 非也。是这遗诏水太深,一个不慎,即有灭顶之渊。我不许这上面有你一个字。(拍桌)不要着急,要保护好自己,也许早日,需要你施以援手呢。

【家人送信上。
家人 启禀老爷,从江西来的信。
徐 阶 (拆信)是海瑞来的。他去江西兴国接老母。
张居正 (接过,念)“今获团聚,天高地

厚,愚母子感激可胜言耶?”
徐 阶 你以为此人如何?
张居正 老师竭力救他出狱,又授其大理寺正一职,仆不敢言。
徐 阶 但言无妨。
张居正 此人整顿赋役,减轻百姓负担,澄清吏治,这些政绩可圈可点。然其自恃清廉,求治过急,缺乏通达,有不识政体之优。
徐 阶 继续讲来。
张居正 以其上《治安疏》而言,严嵩父子倒行逆施,气焰冲天之时他不上书,偏偏在先帝改弦更张、弃旧从新之时,来了个《治安疏》,有沽名钓誉之嫌。
徐 阶 唉,真是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啊!若是先帝在,也不用我熬费苦心草造诏了。

张居正 所以,仆以为,这个海瑞乃是腐儒,而非国士。
徐 阶 海瑞好歹还是正直的。你替我回封信给他吧,叫他勉力为国,勿以我为念。
张居正 我还听说,他和前后几任妻子的关系都不好。先后休了两任妻子,续娶的一妻一妾又同日服毒自杀。
徐 阶 哦?那我倒要亲自回封信给他。治国必先齐家,家都不能齐,国何以治?
【张居正隐去。。
严 嵩 你要人家处理好家庭关系。这不是揭人家的短吗?你的热脸贴了冷屁股了!
徐 阶 你想多了。那海瑞是正人君子,况且,老夫也是出于一片赤诚。
严 嵩 那这位应天巡抚,为什么单单找到尊府上来,要你退田?

徐 阶 海刚锋做的事,老夫早在嘉靖44年就做过了。景王载训薨逝的时候,没有儿子,封国自然废除。是老夫奏请退田,把景府皇庄田地分给当地百姓,以致“楚人大悦”。他这是在效仿我,虽所行过当,也是一片为民之心,老夫应支持他。
严 嵩 徐阶,你这回乡两年,这政治斗争的经验,不进不退啊!
徐 阶 要是老夫果真有什么差错,我也是望他禀公而行。
严 嵩 (笑)我不仅要看你怎么说,我还要看你怎么做。(隐去)

6
【徐瑞上。
徐 瑞 父亲,田册已奉命理好了。
【徐阶翻看,不语。
徐 瑞 父亲,写信给张居正丞相公吧!隆庆帝逝后,那万历皇帝继位。圣上自幼从张居正读书,对他十分的宠信……
徐 阶 新主登基,居正正在大展鸿图、殚思竭虑之际,我不能帮助他,反倒用家事去扰乱他的心智吗?还是你们不肖,惹出来的祸端!若尔等果有不法之事,为父绝不纵容!
【徐瑞不敢再语。
徐 阶 这是所有的田册?
徐 瑞 五年来所有的田地交易,都在这里了。

徐 阶 全部清退。
徐 瑞 父亲!
徐 阶 不得有违!
徐 瑞 即便全部退掉,也只剩有一万余亩,照他所言,我们有二十余万亩,起码要退十万亩呢!就是我家徐家所有土地加起来,也不满足不了他的胃口。
徐 阶 为何数据相差如此之大?
徐 瑞 有些是亲戚的田,挂在我们名下,以逃避赋税的。现在听说要退田,他们都取走了。

徐 阶 此言当真?
徐 瑞 儿子愿发死誓!地契、田册都在这里了!
【徐阶不语。
徐 瑞 (试探地)父亲,依儿子拙见,这位海大人来势汹汹,莫非是为了金子?
徐 阶 他不是这样的人。
徐 瑞 可是人会变的。倒不如……
徐 阶 住口!瑞儿,你看看自己,满口利字,哪有半点读书人的样子?
徐 瑞 孩儿幼时,本来就没读过多少书。父亲那时在京,不过是个普通的京官。俸禄不足以养家,孩儿是自小奔波惯了的。
徐 阶 你怪为父?
徐 瑞 不敢。
徐 阶 先修书一封,明天派人连田册带书信送至海大人处,再做计较。

二
1
【海瑞公堂,案牍堆积如山,车载斗量。
【人声鼎沸。
【海瑞幕内声:“众民听着。事在争产,与其屈小民,宁屈小民,以救弊也;事在争言貌,与其屈乡宦,宁屈小民,以存体也。”
【众乡民幕内声:“大人,小的们听不懂,还望大人解释。”
【海瑞幕内声:“简单来说。要是斗气争礼貌的案子,兄弟相争判弟输,平民与乡官相争,判平民输,因为要有上下之分嘛。但是,只要是争产的案子,贫富相争,判富输,平民与乡官

争产,判乡官输。”
【众乡民幕内声:“那要是富户有理、乡官有理呢?”
海 瑞 若不是受了天大的冤枉,那穷人哪敢告富户?平民哪敢告官吏?所以判穷户、平民赢!

【激烈的掌声,欢呼声。
【众乡民幕内声:“说得好!有了海大人给咱们穷人撑腰,咱们不怕了!”“那些富户乡官都躲起来,当乌龟了。”“把他们从龟壳里揪出来,这些年的账,该算一算了!”“宋代的包青天是神,海大人也是神!”“我们要给海大人立生祠,要送万民伞和清官旗。”
【幕内也有另外的声音:“‘为富’未必全都‘不仁’,‘为仁’未必全都‘不富’。”
【海瑞匆匆上。
海 瑞 (翻拣案卷,念)“告徐家侵吞我家田亩……”“徐家强占民女、诬人夺产……”这徐阁老在朝为官时,曾对严嵩纵子行凶深恶痛绝,怎么同样溺爱子侄、鱼肉乡民。(问书办)这徐府的地契、田册送来没有?

书 办 刚刚送到。
海 瑞 速交与我看。
书 办 还有一本退田册。
海 瑞 退田册?他果然交来了?
书 办 那是,上万户百姓围住徐府吵闹,还往里面扔砖头、扔鞋,他早招架不住,把近五年买的田,不论高低,全都退回来了。有的还没有要钱呢!
海 瑞 此话当真?
书 办 当然当真。就这样,人还越聚越多。大家看到别人又拿田又拿钱的,眼红呗。何况还有大人撑腰。
海 瑞 幸甚幸甚!要是拔掉了徐阶这颗钉子,剩下的官宦乡绅必将望风而靡,这退田之令就畅通无阻了!

【海瑞迅速翻看,初喜,后眉头紧锁,站了起来。
海 瑞 怎么,据说他们家有田二十万亩,怎么退田仅万余亩!如果乡官都学徐府的样,阳奉阴违,这退田之举,岂不成了虚话?(磨墨、修书)“近闻退田册,益知盛德出人意表。但所退不多,再加清理可也。
【徐阶另一端现。
徐 阶 这个海瑞,真是又迂又无礼。让老夫再加清理可也,请问,该退多少,请海大人查实有据,定当清退。
【海瑞收信。
海 瑞 “查实”?书办,那查实徐府田产之进展如何,松江徐府田产确数究竟几何?
书 办 回大人,所辖十府知府回复,应付诉讼焦头烂额,又加入手奇缺,尚无实数上报。
海 瑞 (怒,拍桌,又止)你以为这样,本府就拿你没有办法了吗?(挥墨)“田产之多令人骇异,为存翁百年清静计,尽早退还可也。”

2
【良知上。
良知 海瑞!你真是越来越自负了!
海 瑞 你是谁?
良知 我是你的良知。
海 瑞 你怎么跑出来了?
良知 因为无法在你身体里存在了,当你越来越自负时。睁开眼睛吧,看你都做了什么事情。
海 瑞 我是替天行道,劫富济贫,拯救天下黎民苍生。
良知 那富户就该死?乡官就不是你的子民?

【海瑞语塞。
良知 放下你的自负,张开耳朵,听别人说说话吧,别只会给别人进忠告,自己却听不进去!那徐阶做了几十年高官,有朝廷的俸禄,有皇帝的赏赐,置办田亩很正常。
海 瑞 依照他的俸禄,能置办得起几十万亩地吗?
良知 那是道听途说。现在田册上写着,官府有登记的,徐家田地才区区两万亩。徐府已经退了一半一万亩,你还待怎样?
海 瑞 可传说他有二十亩田!
良知 传说可靠吗?
海 瑞 这诉状上就有几万亩了,还不断的有诉状交来。
良知 这里没有趁火打劫诬告的?
海 瑞 要不是真有冤屈,穷人哪敢告富人?平民怎敢告乡官?

良知 那是因为在,在您这位督抚的手下,穷人告富人百分百都能赢。那穷人就一定好,就没有坏人吗?
海 瑞 微乎其微。
良知 那富人之中,就没有好人了吗?
海 瑞 微乎其微。
良知 那你是让大家都做穷人吗?
海 瑞 这……
良知 算了,这个属于未来的问题,跟你讲不清楚。你看,那富贵之家养有戏班,徐家连歌童也无;富贵之家养有门客,闲时陪主人消遣,有事帮主人出谋划策,徐家也没有。徐府家仆百人不到。根本不是豪富之家。你再想想,当年的徐阁老,他是怎样一个人?他对你有恩,他对整个朝廷都有贡献,就算是他

的两位公子不好,你也不该纵容刁民到他门前终日吵闹,影响他的清静啊!在你最困难的时候,是他救了你,还像个慈父一样写信给你,教导你要先齐家后治国。你自幼丧父,寡母性又猜疑,谁给过你这般的温暖?
海 瑞 (不耐烦)我没有回信给他,因为他不了解实情,说得不对。

良知 快快写封告文,驱散在徐府外喧哗的民众吧,要知道徐相公是位老人,经不起折腾啊。
【良知催促海瑞提起笔,两人相持不下。
良知 写,快写“徐府该退之田已尽数清退,不得再闹”,驱散刁民。
海 瑞 可是……
3
【严嵩上。
严 嵩 海刚锋,这笔不能落,要是落了,你怎么对百姓交待?怎么对得起人家送你的“万民伞”和“清官旗”,人家还要叫你一声“海青天”呢。

海 瑞 你是谁?啊,严嵩,你不是死了吗?
严 嵩 你倒还认得我!
海 瑞 在写《治安疏》之前,你的面容在我脑海里存了很久。怎么,你这奸贼,本官差点丧在你的手中!(抓起砚台欲打)
严 嵩 (岿然不动)你打,让你打。
【海瑞打严嵩,严嵩闪过。
严 嵩 你总是这样,瞄不准目标。连你想攻击我的《治安疏》也一样,泛泛而谈,差点儿把你自己给伤了。这点上,你比不上徐阶。
海 瑞 严贼,海刚锋与你共戴天,哪个要与你讲话!

严 嵩 我告诉你关于我的两个小故事,也许有助于你解决徐阶的问题。起码,你在攻击我的时候,有第一手资料,不必泛泛而谈。

良知 你可不要上他的当,那严嵩甚是狡猾。
严 嵩 不妨一听嘛。先讲个我和夏言的故事。
我和夏言,你知道的,都是江西人士。我比他年长,考取功名也比他早了12年。可我生了一场大病,在故乡钤山休养了十年。在这十年里,夏言却青云直上,一直做到礼部尚书。又长得仪表堂堂,等我重新回到朝廷时,他已经是内阁首辅了。怎么办?老下脸皮来巴结。这很难,因为夏言不是个容易巴结的人,他爱摆臭脸,对我陪着皇帝打醮不屑一顾,也看不上我写的青词献媚圣上。但我就是老着脸皮巴结,巴结到他不好意思。有一次,我过生日,亲携书启到相府请他前来,他竟然闭门不纳。

海 瑞 门闭得好!对你这奸贼,就该闭门不纳。
严 嵩 我就跪在门口,将邀请高声诵读一遍。
海 瑞 真是斯文扫地、无耻之尤。
严 嵩 我也觉得斯文扫地,可我想,只要他来就行。果然,他来了,昂然前来,一点礼物也未备,且只喝了三勺汤就走,显然不把我放在心上。就在他要走的时候,我拉着老妻,双双去给他敬酒。我比他大两岁,又同时内阁成员。两个白发老人敬酒,已经是屈辱了,他喝了也就算了。可他偏不,他说“要我敬酒,你得说理由吧”。说完,还拿两个眼睛瞅着我。我知道他厌恶我奴颜婢膝,想当着大家的面儿,给我下不来台。我一咬牙,拉着老妻“扑通”跪下,我把他比做再生父母、比做天、比做地……我感动了他,也许是吓到了他,反正从此后,他再也不与我为难。后来的事,你应该知道。我把他送上了断头台。

海 瑞 (打你这不义贼心,人人得而诛之。
严 嵩 是,我承认,我是坏人。
良知 海瑞,快快捧他走,他讲的尽是邪术邪术。
严 嵩 别忙,我后面讲的是关于徐阶的这个,会让你对世界对政治有更准确的认识。在夏言之后,我也请徐阶赴过宴。那发生在蓝道行扶乩之后,他讲了不利于我的话,先帝对我起了疑心。我抓到道士施以毒刑,要是他吐露出半个受徐阶指使的字,这个松江小个子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可这个人到死,都一口咬定是天意所为,并无勾结。从那时起,我开始不敢小觑这个徐阶,我郑重使出杀手锏,请徐阶到家里来赴宴。
海 瑞 他来了吗?
严 嵩 幸运的是,他没有夏言那么难请,他欣然前来,一个随从都没带。随随便便就来了,我都开始怀疑,我是不是弄错了,蓝道行说我是奸臣只是巧合,不是他主使。他看起来那么坦然,那么无辜,我都不好意思把藏在壶底机关里的慢性毒药倒给他了。我是不喜欢杀人的,如果能不杀人,我尽量不杀。
良知 别信他的话,别再听了!
严 嵩 我只设了一桌宴,只请了他一个人。慢性毒药致死,是六个月后的事,谁也查不出什么来。我讲了多少奉承他的话,他不记得了,他也不会计得,因为我们都不在意。好戏在后头,酒过三巡,我们突然彼此凝望的时候, (下转第九版)